

絕版詩話

談「民國時期」初版詩集

張建智 著



我把詩人們遺留在人間的吉光片羽，
盡可能搜羅聚積在一起。
在詩的天空裡，宛如一顆顆星星在閃耀著。

新銳文叢 PG0655

新銳文創
INDEPENDENT & UNIQUE

絕版詩話

——談「民國時期」初版詩集

作者	張建智
主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孫偉迪
圖文排版	譚嘉璽、鄭佳雯
封面設計	陳佩蓉

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出版日期	2012年4月 初版
定價	3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絕版詩話

談「民國時期」初版詩集

張建智 著

「我才不怕歸呢」

悼念詩人許世旭（代序）

白樺

一個外國人，學漢語，想成為一名翻譯家，無疑就像是要翻越一座萬仞高山那樣艱難；一個外國詩人，學漢語，最終能成為一個漢語詩人，恐怕就要像翻越十萬大山那樣艱難了。韓國詩人許世旭酷愛中國，死心塌地地鑽研中國詩歌。據我所知，世界上許多大詩人都堅持認為：一種語言的詩歌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的詩歌是不可能的，何況以十年之功，試圖從韓語詩人轉換為優秀的漢語詩人，幾乎毫無可能。而許世旭是唯一的例外。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就在臺灣主辦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會刊——《中國現代文學》，開始把真誠的目光轉向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在創刊號上發表了由他撰寫的學術論文：《中共的新人文學論》和《中國抗戰詩的藝術性》。同一時期，他還埋頭翻譯出版了《中共現代代表詩選》（第一輯和第二輯），中、韓文對照。第一輯收有白樺、顧城、北島、江河、梁小斌的代表作，如白樺的〈船〉、〈風〉等，顧城的〈遠和

近》、《一代人》等，北島的《一切》、《回答》等，江河的《沒有寫完的詩》等，梁小斌的《雪的牆》等等。第二輯收有舒婷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這也是一切》，芒克的《十月的獻詩》、《太陽落了》，嚴力的《我是雪》，駱耕舒的《不滿》，雷抒雁的《防風林的歌》等等。他和我的通信往來開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每當接到世旭的來信都不敢相信他是韓國人。當我第一次接到世旭的電話，世旭告訴我他已經身在上海的時候，我驚喜萬分，立刻騎上摩托車穿過一場磅礴的大雷雨，趕到他下榻的復旦大學。在我和世旭擁抱的時候，我確信這是我的嫡親兄弟。後來，不管我的境遇如何，世旭每一次來上海都要和我見面、對飲。無須說什麼，他對我的一切都瞭如指掌。有一次，他應邀來上海，在一所著名的學府參加為他舉辦的朗誦會，興致勃勃地給我打電話，希望我也能到會，他戲謔地說「來捧捧老弟的場吧！」我放下電話正要準備起身，緊接著電話鈴又響了，還是他。他說：「老兄！你就別來了，文學系的領導對我說：我們不敢驚動這樣大的作家。」說到這兒，我和他都默然了，因為我們都懂得這句話的真實涵義，沒有再說什麼，而手裡的電話卻好一會兒都沒有放下來。一九九九年十月我應邀訪問韓國，在韓國所有的演講都由他為我做翻譯，從聽眾的神情和眼睛裡滾動著的淚水看一看：世旭把我所有的情感、節奏以及漢語的多義性，都傳達得十分精準。

今春，我接到他的電話，問了我的近況。我告訴他我要給他寄我的新版《文集》，他非常高興。所以，我根本沒有想到他會離我而去，就像我根本沒想到海浪之歌會突然黯啞，海上那顆總是在向我放射綠色光芒的星會悄然熄滅。但詩人潘鬱琦從美國發信給我，她說：那顆星熄滅了，

熄滅了。我真的不能接受：一個那麼陽光的詩人會突然消失在永遠的黑暗裡麼？我嚎啕痛哭，翻開他的詩集，想把他找回來。信手翻來，第一眼就看到他了，他像孩子那樣對我說：

人死了，那邊

還掛起燈籠

我才不怕歸呢

我眼眶裡的淚水立即滑落在他的詩頁上，竟凝結為亮晶晶的冰珠……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上海

——絕版詩話——

談「民國時期」初版詩集

——六

目次

「我才不怕歸呢」——悼念詩人許世旭（代序）／白樺 三

覓我童心廿六年——王統照的絕版詩集《童心》 九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懷念詩人陳夢家 二三

吹動著智慧的影子——辛笛早年的《手掌集》 三九

《食客與凶年》——李金髮 五三

完成我感恩的晚禱——讀梁宗岱《晚禱》 六七

趙景深的《荷花》 八一

「魔鬼詩人」——于賡虞 九三

靜處的月明——林徽因詩存及其它 一〇三

白采與《羸弱者的愛》

一一七

一九二二年，油菜花黃時——懷念現代愛情詩人汪靜之

一二九

蒲風在日本的詩集——《六月流火》

一四三

關露和她的詩——千古情人我獨癡

一五三

俞平伯與《西還》

一六九

由魯迅想到虞琰的《湖風》

一八一

在那片傷感的春色裏——楊騷和他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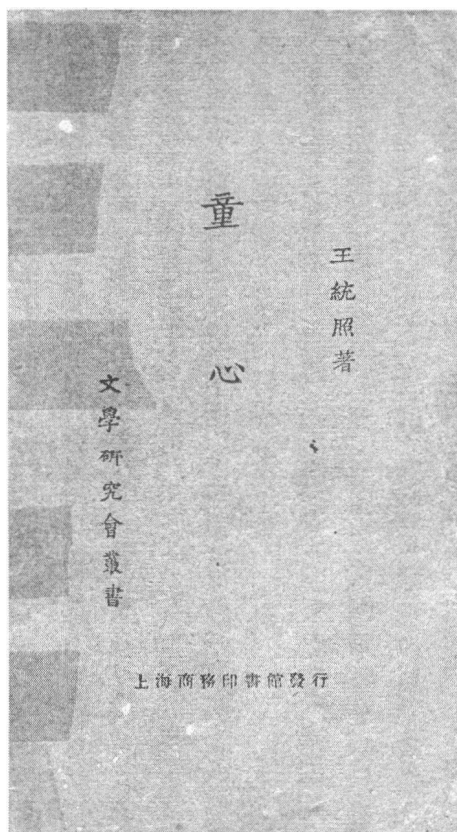
一九三

後記

二〇七

覓我童心甘六年

——王統照的絕版詩集《童心》



《童心》一九二五年初版書影

我藏有一本存世較少的民國刊本，那就是王統照的初版本詩集《童心》。當寫此文時，忽想起近日發表〈舊刊新拾〉的姜德明先生，可能他也有此詩集。對這版本，《唐弢書話》中，早有所述：「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裏的詩集，開本和《舊夢》一樣，尚有王統照的《童心》、朱湘的《夏天》和梁宗岱的《晚禱》。這商務書版，大都毀於『一·二八』炮火，以後重印，版權頁上一律注明『國難後』第幾版，留此數字，以志不忘，倒也頗有意思。上面說的詩集四種，後兩種都曾重印，惟《舊夢》和《童心》久已毀版，極為難得。」

從唐弢先生這段話，可窺書之命運也無常。因為，商務印書館的書版，不幸在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早毀於日軍炮火轟炸後的廢墟中了。

抗日戰爭後，經過了十多年的劫難，唐弢先生還到處在尋覓這部久已失版的書。有一天，終在上海一家舊書店，找到了原版《童心》一書；欣慰之情，溢於言表，馬上寫了書話，投於當年的《文匯報》發表。當時，王統照正在青島，讀到唐弢的文章後，想起彼此惜別多年，不勝感慨。遂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作〈謝晦庵君〉詩一首，以示答謝之情切。詩曰：舊稿飄零刊本殘，謝君拾掇自荒攤。童心願化春泥種，往事難如蠟淚乾。北國鼓鼙繁夢寐，平生意想剩華顛。西窗何日同聽雨？樽酒論文忘夜闌。此詩，回憶了抗戰之初，王統照在上海，常與鄭振鐸、李健吾、柯靈、唐弢等人一起相聚論文酬作的美好時光，且期盼那樣的時刻的到來。

王統照（一八九七—一九五七），山東諸城人，字劍三，現代著名作家。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從事新文學創作，參加了火燒趙家樓的示威活動。一九二二年，他與周作人、沈雁冰、鄭振

鐸、瞿世英、蔣百里、葉紹鈞、朱希祖、耿濟之、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等十二人，發起成立了新文化運動史上第一個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倡導「為人生而藝術」的新文化思想。他在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和《文學旬刊》上，發表過不少短篇小說和新詩、散文。還編輯《曙光》、《晨光》等雜誌，並主編過《晨報》的《文學旬刊》。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間，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來中國，到各地演講，王統照也曾為他作過翻譯。他對新舊詩文均有造詣。自一九二七年後，他定居青島。在這期間，創辦了青島歷史上第一本文學期刊《青潮》，後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並在此創作了長篇小說《山雨》。一九三四年初，王統照離青島返回故里，變賣田產，自費旅歐，遊歷了埃及、義大利、法國、德國、荷蘭以及波蘭，並作詩《九月風》，歌頌波蘭人民的自由獨立運動。曾秘密訪問列寧格勒，最後到倫敦閱讀、抄錄資料，又赴愛丁堡參加世界筆會。

魯迅先生逝世後，王統照非常悲痛，親自前往送葬，並編輯了紀念魯迅的文學月刊專號。是年，他出版散文集《青紗帳》、詩集《夜行集》及長篇小說《春花》等。一九三七年六月，編輯出版《王統照短篇小說集》。五十年代後，王統照任山東省文聯主席，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山東省文化局長，這是他的職務。另，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是一位能撰寫多種體裁的高產作家。

王統照的《童心》，是繼他的兩部長篇小說《一葉》、《黃昏》後的第一部詩集。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收錄了他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間寫的詩歌九十首。前有「弁言」小詩一首。其中收了王統照一九一九年詩作七首，一九二〇年詩作十七首，（其中有一首題為「小詩」，計有七十六首短詩），一九二一年二十二首，一九二二年三十五首，一九二三年七首，

一九二四年二首。當年，商務印書館，替文學研究會出過不少書，多為三十二開本，但有幾本詩集，卻為四十開狹長本，《童心》與劉大白的《舊夢》是一個版式，開本尺寸為17.5×9.5，封面灰綠，給人於沉靜與簡樸的感覺。（見初版書影）全書左起橫排，計二百六十五頁。驟眼望去，厚厚一長冊，確有像今日的小字典。

自《童心》出版後，王統照陸續有《這時代》（一九三三）、《她的生命》（一九三四）、《夜行集》（一九三五）等新詩集問世。他還以線裝書形式，自費印過譯詩集《題石集》（一九四一）。在諸多三十年代現代文學版本中，《童心》也屬商務印書館發行的經典之作。

王統照從一九二一年成立文學研究會後，到三十年代為其創作高峰。誠如國內王統照研究的著名學者劉增人先生所說：「作為『五四』文學的肖子、『五四』時代的肖子，王統照向中國的新文學，奉獻了相當可觀的成果；既是多種多樣的創作，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樣樣俱全，又有理論、批評、翻譯、介紹，諸多領域裏，都堪稱成果斐然，的確是『五四』文學界的多產作家與活躍任務。」

記得一九九七年，浙江文藝出版社以《中國新詩經典》面世，重印《童心》。我曾有機會問過一位編輯：怎麼會想到重印這套叢書？那位編輯，略一沉思後，就以慣常的口吻回答我說：「如今困惑著編輯的一件煩心事，究竟出哪類書好呢？隨著激烈的書市競爭，編輯只能憑著直覺的興奮點，以及想方設法找些空白點。其實，起作用的還是一種觀念，是長期隱積在編輯心中的人文情結……」這話說的不無道理。據那套書的責任編輯說，《童心》這書的原版，因戰爭毀了

書版，連王統照後人也未能保留。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位編輯的話，倒真使我想起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王統照全集》研討會和王統照手稿捐贈儀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發來了賀信。商金林、解志熙、楊洪承、王中忱等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工人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龐洋等應邀出席會議。王立誠先生向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了父親王統照的手稿和遺物百餘件。但在捐贈清單中，尚未有一九二五年版的王統照的《童心》一書。鑒此，若時光倒流到「五四」時代，那時，能成為一名詩人，是無尚光榮的。不像現在的詩人，一如殘冬之荷花，沒了光彩，沒了殊榮，沒了讀者，沒了……

一九九七年，由浙江文藝社新版的《童心》，我曾把它和王統照之初版本，對照閱讀，與初版出入處頗多，也有不如人意之處。但是，我無時間來做一個「校釋勘誤表」，然而我想，作為後起的現代文學新詩研究者，也許，將來總會有人來做這件有意義的事的。

王統照《童心》中的詩，何以能感動「五四」以後的讀者呢？應該說靠的是詩人那顆心的純潔，情的真摯。他是拿了這片情感去和讀者共鳴的。一如他向讀者坦誠的話語：我不向荒山尋金珠／也不向樹林中覓翠羽／只已遺落的「童心」不知藏在何處？（〈弁言〉）

也許，作者全力以赴要在荒山中，去找到一顆童心。可是，留在這部詩集裏的文字，卻難於找到純真的童心，留下的只是一些時代苦難的痕跡。王統照的《童心》，著重表現剎那間的感受，富有哲理意蘊。二十年代後期，由於作者隨生活視野的擴大，深深體驗了「人間的苦味」，在作品中，對人民生活苦難的描寫就有深度。

「誰心中黑暗的影搖起了／將引導餓死的生命／到無盡之海中去。……你只有迎著真誠的眼淚／深藏在詩人泣的心絡中吧！」（〈誰是我的最大的安慰者〉）

「為什麼在你和我裏，分出愛與憎／在白天與夜，分出暗與明／在花與荊棘裏，分出不同的企盼／在冰雪上與陶醉中，顯得出迷惑與淒冷？……／我在心靈裏，卻有個秘密與神奇的崇敬！」（〈為什麼〉）

當我一首首翻讀著這樣的詩，伴著床頭夜闌人靜的燈，我想盡可能找些快樂的、悠閒的詩句，以慰藉浮躁時代寂寞的心，但除了如〈人家〉、〈花影〉、〈一個小小的消息〉、〈湖心〉等短詩外，整部詩集卻難讀到。我想，還是留待諸位讀者自己去找吧！一行行的讀著這些看似過時的詩，我想，今天的編輯或讀者，大都仍會有詩情留戀在心底。今日，我們不是常著談與國際接軌嗎？而詩人在國際上卻是最讓人敬重的。當然，這確是一種個人化的心理糾葛，它更靠長期的積累而成。比如，在我的閱讀心理上，便長期把王統照於一九二五年初版本的《童心》和一九三〇年四月他的另一部初版本詩集《江南曲》，兩部詩集，常放在床頭，臨睡前讀它數首，和我讀唐詩宋詞一樣重要。以尋求忙碌生涯中的一點瀟灑和閒情，我從王統照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寫作中，依然可尋覓到一種情感的共鳴。不知是時代並未有多大變，還是純屬個人化的閱讀情緒，閱讀王統照的詩、小說、散文，便是我不能釋懷的個人解不開的一種夙願，興許，如今不太去讀詩的人，是難於理解的。

《江南曲》是由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叢刊中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散文、戲劇

和詩歌共十六冊。王統照的詩是其中的一冊。他在《江南曲·自序》中說：「生活於這樣苦難的時代，也就是使每個人受到嚴重試驗的時代裏，無論在什麼地方，所見、聞、思、感的是何等對象，誰能漠然無動於衷呢？當情意憤懣，又無從揮發的時候，偶兒比物，論事，塗幾首真正不能自己的韻語……我每每在寫完一首詩之後，不知所可。」於是，詩人面對秀美的江南傾瀉了哀慟：「來往街頭聽淒清的雨滴，／沒有前途、無家鄉的歸路。／抖一下亂髮，她撲坐號哭，／身旁那破衣孩子倉黃四顧」……（《熱風曲》）

王統照的許多詩，是用排句，寫下祖國美如圖畫的江南在戰爭的煙火下各類人生活的苦難，比如〈正是江南好風景〉這首詩中，詩人用簡潔的筆觸，勾勒出了幾幅令人痛心疾首的慘像：「正是江南好風景／幾千里的綠無鋪成血茵……／正是江南好風景／桃花血湮沒了兒女的碎身……／正是江南好風景／到處彌漫搏戰塵昏……／正是江南好風景／遍山野一片「秋燒」的春痕……」整首詩上下聯繫起來回味，「正是江南好風景」乃是一句悲憤已極的反語，表現了詩人愛國意識和急切的內心期待。

探索人生之謎，正是王統照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學創作的旨題，但在他所親生經歷的人生旅途中，社會現實卻每時每刻在摧殘著他「為人生的藝術」之理想。人世間充滿了種種黑暗、不公、災難的痛苦，光明之路究在何處？這些活生生的現實齧咬著詩人的心靈，於是作為詩人的王統照，於詩中有力地表現了憂患，忿怒及憎恨的呼喚，散文詩〈誰能安眠〉就呼出了這種心聲：